

公

羊

義

疏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一百五十五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七

句容陳立卓人著

昭二十六年
盡三十二年

二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宋元公

三月公至自齊居于運注月者閔公失國居運致者明臣子當

憂納公不當使居運後不復月者始錄可知疏穀梁傳曰公

日至自齊何也以齊侯之見公可以言至自齊也注據公但

至陽州未至齊又云齊侯唁公于野井以親見齊侯爲重故

可言至自齊按杜云陽州齊魯境上邑又云濟南祝丘縣東

有野井亭明野井已入齊境史記注引賈逵曰鄆魯邑既反

魯地自不得不書至自齊矣注月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

以凡致例時故也注致者至居運舊疏云桓元年三月

公會鄭伯于垂之下注云不致者爲下去王適足起無王未

足見無王罪之深淺故復奪臣子辭成誅文也然則昭公失

所爲臣所逐而致之者正以罪輕於桓公明其臣于當憂納

公故也穀梁傳居于鄆者公在外也至自齊道義不外公也

范云至自齊者臣子喜其君父得反致宗廟之辭爾今君雖在外猶以在國之禮錄之是崇君之道亦責臣子當憂納公之義故特書居于運明未得國辭范云若但言公至自齊而不言居于鄆則嫌公得歸國欲明公實在外是也○注後不至可知○卽下秋公至自會二十七年冬公至自齊居于運等不自從可知也

夏公圍成

注書者惡公失國幸而得運不修文德以來之復擾

其民圍成不從叛書者本與國俱叛故不得復以叛爲重不

從定公又以親圍下邑爲譏者昭無臣子又卽如定公當致

也疏

差繆略云成公羊作邲今本及石經皆作成○注書者

故責公

不當擾民圍成也○注可從至爲重○舊疏云成三

年叔孫僑

如率師圍棘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

之何不聽也

注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

之然則今此

圍成是圍叛之文而知惡公書之者正以本與

國俱叛理宜

不復以叛爲軍故也通義云從內邑不聽例書

者凡黨於季氏

皆叛邑也則卽舊疏所不取一說也穀梁云

非國不言圍

所以言圍者大公也亦何氏所不取○注不從

至致也○校勘記云蜀大字本闕臨毛本鄂本又作入則上

屬言昭無臣子納公也按作又是也言昭已失國無臣子又若如定公則當致故也定十二年公圍成公至自圍成注自又致者天子不親征下土諸侯不親征叛邑公親圍成不能服不能以一國爲家甚危若從他國來故危錄之是也然則注言昭無臣子者正解不以親圍下邑爲讒之故以本非其邑也若是譏其親圍下邑則當書公至自圍成今不然故知也非

秋公會齊侯莒子邾婁子杞伯盟于剡陵注不月者時諸侯相

與約欲納公故內喜爲大信辭疏校勘記云鄂本闕監毛本同唐石經蜀大字本制作

郭釋文郭陵音專木又作專杜云鄂陵地闕齊氏召南考證云呂祖謙春秋集解不云公羊作剡陵疑此經亦應作郭陵也按紹熙本亦作郭○注不月至信辭○公羊之例大信時小信月不信日此時故解之舊疏云剡陵之會無相犯復無大信止合書月而書時者正以約欲納公故爲大信辭矣左傳云會于郭陵謀納公也

公至自會居于運注致會者責臣子明公已得意于諸侯不憂

助納之而使居于運疏注致會至于運○莊六年注云公與二國以上出會盟得意致會不得意

不致公爲諸侯所謀納故書至作得意文也書居于運蓋亦閔公失國居運因以責臣子不憂納公也

九月庚申楚子居卒

疏包氏慎言云九月有庚申月之十一日

冬十月天王入于成周

成周者何東周也

注是時王猛自號爲西周天下因謂成周

爲東周

疏

注是時至東周○上二十二年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傳王城者何西周也注時居王城邑自

號西周王是也蓋自王猛以王城爲西

周子朝因之天下因謂成周爲東周也其言入何注据人者

纂辭疏

注据入者纂辭○即莊六年衛侯朔入于衛九年齊小白入于齊之屬是也彼傳云其言入何纂辭也是

也

不嫌也

注上言天王者有天子已明不嫌爲纂主言入者

起其難也不言京師者起正居在成周實外之月者爲天下

喜錄王者反正位

疏

注上言至爲纂○校勘記云鄂本者作著此誤按紹熙本亦作著上二十三年

云天王居于狄泉傳此未三年其稱天王者何著有天子是也此注本上傳爲說故云不嫌爲纂○注主言至難也○隱

八年我入邠傳其言入何難也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傳其言入何難也是則纂國言入重難亦言入不嫌同辭也○注不言至外之○校勘記出起正居在成周云蜀大字本閻監毛本同誤也鄂本正作王當據正此本疏云起成周爲王居閻監毛本亦誤爲正居按紹熙本亦作王居桓九年紀季姜歸于京師傳京師者何天子之居也是京師乃王居所在宜書入于京師矣舊疏云今言天之王人于成周不言入京師者正欲起其正居在成周故也所以能起之者既爲天王所入正居明矣又云言實外之者正以天子之重海內瞻望宜親九族以白衛守而辟庶孽廛于外經歷數年方歸舊守是以不言京師終實外天子也蓋不言京師兼二義矣通義云稱成周不稱京師者起敬王新居東周非故京師矣按詩王風譜云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又小雅車攻序云復會諸侯於東都皆王城也是景王以前之京師也漢書地理志初洛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南北短短長相覆千里宗周在鎬京王城卽洛邑也書洛誥所謂我乃卜瀾水東瀾水西惟洛食是也故詩譜又云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經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按此洛誥所云我又卜瀾水東亦惟洛食地理志河南郡有洛陽縣周公遷殷頑民是爲成周是也此敬王以後之京師也漢之雒城河南皆在今河南府洛陽縣境何氏云實外之蓋責

敬王雖不朝奔楚後不反王城正居故下三十二年城成周亦不言京師也且書成周又見新周使若國文亦外之義○注月者至正位○舊疏云正以此上二十二年秋劉子單子以王猛入于王城不書月今此月者爲天下喜錄王者反正位故也通義云敬王亦劉單所奉而居于皇言以居于秋泉不言以王猛入于王城言以天王入于成周不言以一正一不正較然可知矣又與下經以王子朝比觀之言以者不正益可知矣

尹氏召伯毛伯以王子朝奔楚注

立王子朝獨舉尹氏出奔并

舉召伯毛伯者明本在尹氏當先誅渠帥後治其黨猶楚嬰

齊疏

舊疏云穀梁與此同左氏召伯作召氏按杜氏左傳本亦作召伯注云召伯奔非一人當言召氏經誤也尹召

奔非

一人故言氏彼蓋據傳文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伯得

尹氏固南宮歸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故也按二十三年尹氏

立王子朝隱三年譏世卿書尹氏卒此當彼相起常止尹氏

書氏也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漢書五行志子鬬楚之出

也故奔楚○注立王至其黨○卽上二十三年書尹氏立王

子朝是也校勘記出當先誅渠帥云鄂本同閩監毛本帥作

率按釋文作渠率云或作帥舊疏云漢之賊首皆名渠帥包

氏慎言云此明首從之別也大夫之義不得專廢置君晉卻

克納捷苗于邾貶稱人彼弗克納猶貶况以內臣而擅廢置乎唐律疏義諸其犯罪者以造意爲首隨從者減一等明尹氏造意召伯毛伯爲從也○注猶楚嬰齊○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丙申公及楚人以下盟于蜀注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侵中國故獨先舉于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末是也此於上經治尹氏此始及召伯毛伯故云猶楚嬰齊

二十有七年春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疏殺梁傅公在外也

夏四月吳弑其君僚注不書闔廬弑其君者爲季子諱明季子

不忍父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欲其高之故爲沒其罪也

不舉專諸弑者起闔廬當國賤者不得貶無所明文方見爲

季子諱本不出賊以明闔廬罪雖可貶猶不舉月者非失眾

見弑故不略之疏注不書至罪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札

來聘傳云闔廬曰將從先君之命與則國宜之季子者也如不從先君之命與則我宜立者也僚烏得爲君乎於是使專諸刺僚左傳公子光曰此時也不可失也

告轉設諸曰上國有言曰不索何獲我王嗣也吾欲求之事
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光伏甲於窟室而高王鸛諸置劍
於窟室而謁王僚飲公子光詳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
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鉞交于匈遂殺王
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是闔廬弑君事也此
不書吳闔廬弑其君故解之謂爲季子諱也云季子不忍父
子兄弟自相殺讓國闔廬者襄二十九年傳又云而致國乎
季子季子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篡也爾
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無已時也去之延
陵是其事也春秋爲季子諱故沒闔廬弑君罪以遂賢者之
志也○注不舉至明文○校勘記云文閭監毛本同誤也景
本文作又當據正按紹熙本亦作又當屬下讀然舊疏云假
會書見正得稱人文無所明故也則疏本作文屬上讀也桓
二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督不氏者起馮當國則彼督爲大
夫得貶去氏起馮當國此專諸賤若舉專諸弑只合稱人不
見貶文無以起闔廬當國也故曰文無所明也故並沒之○
注方見至不舉○校勘記出以明闔廬罪云閭監毛本同誤
也郭本明作除當據正解云今此月者直是木不出賊以除
闔廬罪可證本是除字按紹熙本亦作除舊疏本雖作文屬
上讀然作又爲是明不舉專諸弑有二義也一則不足起閭
廬當國一則見欲盈爲季子諱也○注月者至略之○文十

八年冬莒弑其君庶其傳稱國以弑何稱國以弑者眾弑君之辭注一人弑君國中人人盡喜故舉國以明失眾當坐絕又定十三年冬薛弑其君比蒙上冬文亦不月故知例皆時略之以明其失眾此書月故與彼殊舊疏云直是本不出賊以除闔廬罪是以稱國非失眾見弑之例故不略之解詁箋云不日者卒本不日繁露玉英云非其位不受之先君而自即之春秋危之吳王僚是也

楚殺其大夫卻宛

秋晉士鞅宋樂祁犁衛北宮喜曹人邾婁人滕人會于扈

冬十月曹伯午卒

邾婁快來奔疏

釋文邾婁快本亦作會唐石經諸本亦作快

邾婁快者何邾婁之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

也注說與鼻我同義疏

注說與鼻我同義○襄二十三年邾婁鼻我來奔是也彼傳云邾婁鼻我

者何邾婁大夫也邾婁無大夫此何以書以近書也注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升平書也所傳聞世者見治始起外諸夏

公羊義疏六十七

五

錄大略小大國有大夫小國略稱人所聞之世內諸夏治如大廩廩近升平故小國有大夫治之漸也見於邾婁者自近始也獨舉一國者時亂實未有大夫治亂不失其實故取足張法而已則邾婁快書亦以奔無他義知以治近太平書也舊疏云見於邾婁者以其近魯故也

公如齊公至自齊居于運

二十有八年春王三月葬曹悼公注月者爲下出也疏注月者爲下出

也○舊疏云正以上十八年三月曹伯須卒秋葬曹平公二十七年冬十月曹伯午卒則曹於所見之世止自卒月葬時故知此月宜其爲下事出矣

公如晉次于乾侯注乾侯晉地名月者閔公內爲強臣所逐外

如晉不見答次于乾侯不諱者憂危不暇殺恥後不月者錄

始可知疏注乾侯晉地○杜云乾侯在魏都斥邱縣晉竟內邑大事表云闕駟曰地有斥鹵故曰斥丘今直隸

廣平府成安縣東南有斥邱古城水經注洹水篇又北徑斥邱縣西縣南有斥邱蓋因邱以氏縣故乾侯矣春秋公如晉

次于乾侯是也。一統志斥邱故城在廣平府成安縣南。春秋時乾侯邑。○注月者至見荅。○穀梁傳公在外也。左傳使請逆于晉。晉人曰：「天禍魯國，君淹恤在外，君亦不使一介辱在寡人而即安於甥舅，其亦使逆君使公復于竟而後逆之。」杜云：「言公不能用子家所以見辱，是如晉不見荅也。」○注次于至殺恥。○正以上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傳，不敢進也。注時問晉欲執之，不敢往，故諱使若河水有難而反。又二十三年公如晉，至河公有疾，乃復傳殺恥也。注因有疾以殺畏晉之恥，此不見荅，直書次于乾侯者，閔公憂危甚，臣子急宜憂納之，不暇殺恥也。○注後不至可知。○即下二十九年春公如晉，次于乾侯，不復書月從河知也。

夏四月丙戌鄭伯甯卒

疏包氏慎言云：正月三十日辛未冬至，宜壬申，然正月無中氣，退閏于前年。

十二月則冬至在正月朔日而四月不得有丙戌，故縮冬至于正月晦日。四月經有丙戌月之十六日，甯左氏穀梁作宣。

古音義通

六月葬鄭定公

秋七月癸巳滕子甯卒

疏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十五日左氏穀梁甯作宣。

皇清經解續編

公羊義疏六十七

冬葬滕悼公

二十有九年春公至自乾侯居于運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

晉未至晉疏

注不致至晉○正以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不至齊都已

入齊竟得與齊侯相見故書公至自齊往年公如晉次于乾侯雖入晉竟未得與晉君相見又不見容故直書公至自乾侯故春秋與齊侯婁善錄之也

齊侯使高張來唁公注

言來者居運從國內辭書者如晉不見

答喜見唁也不月者例時也疏

注言來至內辭○舊疏云正以下三十一年晉侯使荀躒

唁公于乾侯不言來故也○凡春秋言來者皆從內爲王義穀

梁傳唁公不得入于魯也○注書者至唁也○上二十五年齊侯唁公于野井注主書者喜爲大國所唁此與彼同義○

注不月者例時也○舊疏正以經不月故知例然則知下文

荀躒唁公之徒雖在日月之下不蒙日月可知然則

公如晉次于乾侯疏

杜云復不見受往乾侯

夏四月庚子叔倪卒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庚子月之六日左
子叔疑爲名莫知其何人惟左傳昭二十九年注叔詣卒公
羊穀梁作叔倪釋文倪有五計五兮二音五兮頗與疑音相
近意卽其人此子叔敬子之孫嘗欲納昭公故季孫意如曰
叔倪無疾而死此皆無公也是天命也以此推之龍斷之說
或出於愛憎之口與

秋七月

冬十月運潰

邑不言潰此其言潰何

注

據國曰潰邑曰叛

疏

注據國至曰

蔡潰文三年沈潰是國曰潰也襄二十六年衛孫林父入于
戚以叛定十二年宋公之弟辰及仲佗石彊公子池自陳入
于蕭以叛之屬郭之也注郭郭疏云注郭郭○舊疏云郭之猶
是邑曰叛也郭之不訓國疏謂郭之猶曰國之失何氏之旨
懋公羊平議云郭郭大也玉篇邑部曰郭大也郭爲大故郭
矣何氏訓郭爲郭郭大也通義云郭亦謂之郭郭者亦大也是
其義也郭之猶曰大之邑不言潰而此言潰乃張而大之之

意所以張而大之者正以君存焉爾古人之文亦或避習用之字而代以它字文八年左傳曰珍之也杜云珍貴也此傳不曰大之而曰郛之猶彼傳不言貴之而曰珍之矣莊子秋水篇曰郛大之殷也郛即郛之異文也曷爲郛之

注據成三年棘叛不言潰也

疏注據成至潰也○即彼經云叔孫僑如帥師圍棘傳棘者

何汝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國之

君存焉爾

注昭公居之故從

國言潰明罪在公也不言國之言郛之者公失國也不諱者

責臣子當憂而納之殺恥不如救危也孔子曰不忠寡而患

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其本乃由于圍成失大得小而不能

節用

疏注昭公至公也○僖四年蔡潰注云重出蔡者侵爲

注不書葬潰當絕也則潰有罪辭此公所居故從國書之明

昭公當絕也

○注不言至國也○舊疏云正以桓七年春焚

威巨傳云威巨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

莊二年公子慶父帥師伐於餘巨傳云於餘巨者何邾婁之

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國之也然則彼二文皆言國之今言

郛之者正以昭公居國哉得國外土地而已其國內宗廟非

公之有故傳言郭之不言國之耳通義云運非都故不曰國
之而曰郭之按何意成王於餘丘皆以君存故比邑於國猶
言國都也此昭公已無國無所比擬故變國言郭也○注不
諱至危也○與二十八年書公如晉次于乾侯同義○注孔
子至節用○論語季氏篇文孔曰不患土地人民之寡少患
政理之不均平憂不能安民耳引以證昭公不能安民也圍
成則上二十六年公圍成是也彼注云惡公失國幸而得運
不緒文德以來之復擾其民圍成又穀梁傳曰潰之爲言上
下不相得也上下不相得則惡矣亦識公也昭公出奔民如
釋重負是也通義引趙汸曰公如晉次于乾侯而運潰者季
氏誘運人脅使逃散則公不得復居魯地乃大夫據國
叛君之事故特書之此本杜氏說不足引以說公羊

三十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注月者閏公運潰無尺土之居遠

在乾侯故以存君書明臣子當憂納之疏

注月者至君書○

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傳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
也注正月歲終而復始臣子喜其君父與歲終而復始執贊
存之故言在此昭公運潰失居遠在乾侯故書在以存之也
通義劉敞曰公在外久矣曷爲於此乎存公公居于運有魯
也在乾侯無魯也公雖無魯魯不可無公也穀梁傳中國不
存公存公故也范注中國猶國中也意謂公在魯五年每年

正月不書公在運者猶魯四封之內無適而非其所也至是
連潰客寄乾侯非其本國故歲首必書君所在者魯之國中
雖不存公春秋之義自存公也沈氏欽韓左傳補注云此年
方書公在者閔公之意深也前此猶冀其反國至是齊晉相
親莫發萬公之難屈辱已甚無可幾望故此後詳其所在惠
氏士奇春秋說云公之去國爲旅人其情見于旅旅之上九
曰烏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公之居於鄆猶鳥之處乎巢
鄆潰者巢焚之象先笑後號咷者言將死於乾侯也中國諸
侯莫肯納公國中臣子莫肯存公則天下無邦交而君臣之
道絕矣故春秋於正月必言公在以存之此聖人之情也齊
氏召南考證云前此居鄆不書在鄆鄆魯邑也居鄆
猶居魯也乾侯則晉邑非魯地矣是以每歲書之

夏六月庚辰晉侯去疾卒

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書庚辰月之二十三日

秋八月葬晉頃公

冬十有二月吳滅徐徐子章禹奔楚注至此乃月者所見世始

錄夷狄滅小國也不從上州來巢見義者固有出奔可責疏
左氏穀梁禹作羽左氏傳作禹岳木左氏經亦作禹從傳文
也水經注濟水篇又東南過徐縣北地理志曰臨淮郡春秋

吳滅徐徐子奔楚楚救徐弗及遂滅夷以居之按此與巢州來鍾離皆相近故吳得吞食也○注至此至國也○正以滅例月故也僖二十六年秋楚人滅麇注不月者略夷狄滅小國也此所見世故月之○注不從至可責○校勘記出固有出奔可責云宋本闕監本同毛本固作因誤吳滅州來見上十三年吳滅巢見上二十四年舊疏云州來與巢皆當所見世而不書月以見之至此乃月者正以既滅其國復奔其君因責章禹不能死位是以於二國皆不月也於上經既不書月明其還同所聞之例故何氏於州來之下爲云不月者略兩夷是也通義云吳滅國至此乃月并爲所見之世錄治小國責章禹不死位也按滅例月故然解

三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季孫隱如會晉荀櫟于適歷注時晉侯使荀櫟責季氏不納昭

公爲此會也季氏負掩謝過欲納昭公昭公創惡季氏不敢

入公出奔在外無君命所以書會以殊外言來者從王魯錄

諱亟取邑卒大夫者盈孫文疏

杜云適歷晉地左氏荀櫟作荀櫟昭五年左傳輔櫟釋文

作輔標又昭九年左傳使荀躒佐下軍釋文躒本又作標十
五年左傳晉荀躒如周釋文作標云本或作躒是標躒同也
國語晉語知宣子將以瑤爲後韋注知宣子晉卿荀躒之子
甲也此釋文云標本又作躒又作標○注時晉至會也○左
傳晉侯將以師納公季孫意如會晉荀躒于適歷荀躒曰寡
君使躒謂吾子何故出君有君不事周有常刑子其圖之是
其事也○注季氏至敢入○舊疏云春秋說文彼注云負捶
者聽刑之禮也釋文捶作箠云本又作捶校勘記云閩監毛
本捶作捶疏同此本疏標起訖亦作負箠又釋文校勘記云
盧本捶改捶按十行本注作捶閩監毛本注作捶所載釋文
各如其本是从木者後人所改定八年馬捶舊本皆从手可
證公羊問荅云問捶何物曰說文以杖擊也前漢書路溫舒
傳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疏以爲負捶聽刑之禮也按廣雅
釋詁捶擊也荀子正論捶箠箠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
捶鉤者年八十矣注捶箠銀擊也蓋捶本擊物之名故从手
因謂所擊之物爲捶莊子天下云一尺之捶釋文引司馬注
云捶杖也莊子至樂云撤以馬捶文選注引李觀音義捶排
口鉢以灼火也皆以捶爲物名周通謂之箠文選司馬還般
任少卿書云被箠楚受辱注箠與捶同以之箠人同謂之箠
楚又云箠楚皆杖木之名漢書司馬遷傳注箠杖也是也韋
嚴經音義注引聲類捶从竹廣雅釋器箠箠也漢書韓延壽
傳民無箠楚之憂注箠杖也說文捶箠並收捶爲以杖擊箠

馬既爲刑具當作捶也故後漢書杜篤傳捶驅氏樊注捶擊也亦作捶舊疏又云昭公創惡季氏不敢入左傳亦有其文按左傳云季孫練冠麻衣跣行伏而不對曰事君臣之所不得弗亡君之惠也死且不朽若得從君而歸則固臣之願也敢有異心夏四月季孫從知伯如乾侯荀躒以晉侯之命唁公且曰寡君使躒以君命討於意如意如不敢逃死君其入也公曰君患顧先君之好施及亡人將使歸葬除宗祧以事君則不能見夫人已所能見夫人者有如河是其事也○注公出至魯葬○校勘記出以殊外言來者云鄂本以作而按紹熙本亦作而舊疏云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火夫明其非君命者不錄之也今昭公不在所以書季孫隱如會晉荀躒于適歷又書黑弓以蓋來奔之文又以殊外者從王魯錄文故得然不爲爾時有君命也按春秋於每年書公在乾侯即所以存君明魯人不君之春秋君之也所以正君臣之義也○注諱亟至孫文○下三十二年傳闕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乎邾婁諱亟也注與取蓋爲亟是諱亟取邑也上二十五年叔係舍卒二十九年叔倪卒皆在公孫于齊後是卒大夫也卒大夫所以待君命者君許之無罪始得以正終也猶今云任內處分悉與開復也皆欲盈足諱奔言孫之義故云盈孫文穀梁云孫之爲言猶孫也諱奔也是孫爲諱辭傳注不言從莊元年夫人孫于齊可知也舊疏云春秋之義爲

君父諱惡春秋之義待君命然後卒大夫
今君不在國而書大夫之卒故須解之

夏四月丁巳薛伯穀卒注始卒使名曰書葬者薛比滕最小追

後定寅皆當略疏包氏慎言云四月有丁巳月之四日○注

卒名日及葬未能悉具會二見之後方始能簡即宣九年秋

八月滕子卒成十六年夏四月辛未滕子卒昭三年春王正

月丁未滕子泉卒夏五月葬滕成公之徒是也言薛比滕最

小者正以滕子卒於宣公之殯薛今始卒故云比於滕爲小

國也而今始卒日即得名葬具書正由於後定寅皆當見略

迫此之故是以二注備書矣其定見略者定十二年春薛

伯定卒彼注云不日月者子無道當廢之而以爲後未至三

年失眾見弑危社稷宗廟禍端在定故略之是也其寅見略

者即哀十年夏薛伯寅卒彼注云卒葬略者與杞伯益姑同

昭六年春王正月杞伯益姑卒注不日者行微弱故略之入

所見世責小國詳始錄內行也諸侯內行小失不可勝書故

於此略責之見其義是也通義云入所見世日卒時葬與邦

婁同例謂昭元年六月丁巳邾婁子華卒葬邾婁悼公也然

則莊三十一年書薛伯卒不爲始者彼注云卒者與滕俱朝

隱滕朝桓公薛獨不朝知去

就也是彼書卒非從恆例矣

晉侯使荀欒唁公于乾侯疏穀梁傳唁公不得入於魯也曰既爲君言之矣不可者意如也

秋葬薛獻公

冬黑弓以濫來奔疏左氏穀梁作黑肱禮大射儀侯道五十弓

與繩膺叶見於小戎采綵漢書儒林傳子庸授江東駟臂子弓名與字必配弓當肱之段也此黑弓蓋與周公黑肩晉侯黑臂相似當作黑肱弓其段借也杜云濫東海昌慮縣大事表云在今兖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和蓋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州府滕縣東南六十里和蓋邑續漢郡國志作藍左傳釋音力甘反或亦作藍歟馬氏宗槌左傳補注章懷後漢書注昌慮故城在徐州滕縣東南古和國之濫邑也

文何以無和妻注據讀言和妻疏注據讀言和妻○舊疏云

黑弓矣通義云春秋口授恐久而失實故文雖無和妻師法自連和妻讀之因以起其義也杜預橫謂是魯史闕文後世有爲斷爛朝報之說以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喪春秋者預其罪首與通濫也注通濫爲國故使無所繫疏通義云通濫義如周書世俘曷爲通濫注據庶其不通也疏云通股命有國之通是也

注据庶其不通也。○卽襄二十一賢者子孫宜有地也疏漢書

平鄉婁庶其以漆閭丘來奔是也

王莽傳春秋善善及子孫賢者之後宜有土地又梅福傳云

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地白虎通封公侯云大夫功成未封

而死子得封者善善及子孫也春秋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

地也孟子梁惠王篇仕者世祿注賢者子孫必有土地木此

禮記王制云天子之縣內諸侯祿也外諸侯嗣也注選賢置

之於位其國之祿如諸侯不得世有功乃封之使之世也冠

禮記曰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正義云得宋國爲祿而不繼

世故云祿下云大夫不世爵是也此謂圻內公卿大夫之子

父死之後得食父之故國采邑之地不得繼父爲公卿大夫

也圻外諸侯世世象賢傳嗣其國圻內諸侯則公卿大夫輔

佐于王非賢不可故不世也此傳云賢者子孫宜有賢者孰

上地明春秋通濫之義則宜等之外諸侯世者也

謂謂叔術也注叔術者邾婁顏公之弟也或曰羣公子疏注

術至公子。舊疏云謂母弟何賢乎叔術注据叔術不書讓

也或曰羣公子謂庶弟也

國也疏蜀志秦必傳夫能制禮造樂移風易俗非禮所秩有

益於世者乎雖有子孫之累猶孔子大齊桓之霸公

羊賢叔其讓國柰何富邾婁顏之時注顏公時也邾婁女有

術之讓

爲魯夫人者則未知其爲武公與懿公與

疏魯世家眞公卒

公武公九年春武公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

戲欲立戲爲魯太子樊仲山父諫弗聽卒立戲爲魯太子夏

武公歸而卒戲立是爲懿公謂不孝公幼注不知孝公者邾

婁外孫邪將妾子邪疏魯世家懿公九年懿公兄括之子伯

周宣王伐魯殺其君伯御而問魯公子能道順諸侯者以爲

魯後樊穆仲曰魯懿公弟稱乃立稱於夷宮是爲孝公列女

傳魯孝義保傅初孝公父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

周宣王立戲爲魯太子武公薨戲立是爲懿公孝公時號公

子稱最少是孝公幼也通義云孝公懿弟注不知至子邪

○爾雅釋親女子之子爲外孫孝公爲懿外孫則嫡出也

按列女傳有稱舅顏淫九公子于宮中注所與淫公子凡九

之文或妾子與人疏校勘記云唐石經顏下有公字後磨改刪去故此行九

傳羣公子之舍則已卑矣注謂女公子也是也周禮大司馬

職外內亂烏獸行則滅之故下言天子誅顏立術凡國存君

死曰滅非必滅其國也注所與至九人舊因以納賊疏

疏謂顏公一人不應並淫九人故以所言之

通義云弑懿公也列女傳括之子伯御與魯人作亂攻殺則懿公而自立此傳上下不見伯御文蓋與史記列女傳異則

未知其爲魯公子與邾婁公子與疏通義云蓋魯公子伯御

子也又云邾婁一國并有九女於魯宮內者蓋所臧氏之母

取於邾婁相通爲九人不必盡是一人妻其說非臧氏之母

養公者也疏通義云孝公時尚未立懿弑則孝當爲君故以

氏之君幼則宜有養者大夫之妾士之妻注禮也疏注禮也

寡也云內則文喪服注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

疏三母之外別有食子者二者之中先取士妻無堪者乃取

大夫妾不並取之內則注云士妻大夫之妾謂時自有子疏

引皇氏云士之妻大夫之妾隨課用一人故桓六年左傳云

卜士負之士妻食之不云有大夫妾文略也喪服有乳母卽

此傳曰何以纓也以名服也荀子禮論云乳母飲食之者而

三月彼謂士之子大夫則大夫之子父沒乃爲之服諸侯之

子蓋無服也內則又云食子者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注

士妻大夫之妾食國君之子三則未知臧氏之母者曷爲者

年出歸其家君有以勞之卽此也

也疏舊疏云內則大夫之妾亦得事不具矣何者乳食一母何假二人

乎則未知臧氏之母爲是大夫之妾爲是士之妻故曰曷爲者通義云禮曰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謂於二者科取其一今未知臧氏之母者大夫之妾與士之妻與按魯有大夫臧氏爲公子彌後隱公稱彌爲叔父則孝公之子與此臧氏自養公者必以其子入養注不離人母子因以娛公也疏列女傳義保與其子臧氏之母聞有賊以其子易公抱公以俱入宮養公子稱

逃注以身死公則可以其子易公非事夫之義然而於王法

當賞以活公爲重也疏列女傳伯御求公子稱於宮將殺之

之衣臥於稱之處○注義保聞伯御將殺稱乃衣其子以稱

以身至重也原文闕賊至湊公寢而弑之注弑臧氏子也

不知欲弑孝公者納篡邪將利其國也疏通義云時伯御既

公也小爾雅廣詁云奏進也湊卽奏之借說文亦云奏進也

玉篇湊競進也謂進公寢而弑之也史記趙世家藺相如前

奏缶亦謂進缶也燕策士爭湊燕史記作趨趨趣同義○注弑臧氏子也○列女傳伯御殺之義保遂抱稱以出臧氏子

稱弑者推伯御意爲孝公故也○注不知至國也○列女傳

云伯御與魯人作亂則將利其國也何氏依違其辭者以上

傳云未知爲魯公子也臣有鮑廣父與梁買子者聞有賊趨而至

臧氏之母曰公不死也在此是吾以吾子易公矣疏列女傳遇

夫於外舅問稱死乎義保曰不死在此舅曰於是負孝公之

何以得免義保曰以吾子代之義保遂以逃於是負孝公之

周訴天子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訴作訴閩監毛本改懇按釋

大夫皆知稱之在天子爲之誅顏而立叔術反孝公于魯疏

保於是訴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

列女傳請周天子殺伯御立稱是爲孝公通義云國語所謂

宣王伐魯立孝公者也公羊不出賊主名意以賊爲顏所納

故誅顏爲重其不言誅賊以此傳顏夫人者姬盈女也疏

主書邾婁事故於魯賊從略也顏夫人者姬盈女也疏

云謂此老嫗是盈姓之女說文嫗母也廣雅釋親嫗謂之妻

王氏念孫疏證云妻與嫗不同義蓋因下文教妻字而誤妻

當爲嫗說文嫗嫗也方音十三嫗色也注嫗照好色貌俞氏

越公羊平議云既云夫人不得又謂之嫗疏義非也姬盈疑

是顏夫人之母以其老故尊之曰嫗耳古婦人或繫於母而

稱之襄十九年左傳齊侯娶於魯曰顏懿姬無子其姪聲

姬生光杜注曰顏懿姬皆二姬母姓然則盈亦夫人母姓也按

俞說是說文女部嫗母也也訓義云曰是以下并傳所不

信聊廣異

聞言之

國色也疏

信十年傳驪姬者國色也注其顏色一國之選

其言曰有能爲

我殺殺顏者吾爲其妻

注

殺顏者鮑廣父梁買子也婦人以

貞一爲行云爾非德也

疏

校勘記丘非德也云閭監毛本無

本亦無

叔術爲之殺殺顏者而以爲妻

注

利其色也有子焉

德字

謂之盱

疏

唐石經諸本同釋文盱許于反本或作睢一音夸說文繫傳引下文盱有餘作声有餘作睢盱音義

通方言盱揚雙也驪瞳子燕代朝鮮之閒曰盱或謂之揚郭

注盱舉眼也羞與黑肱黑臂之屬同取身體爲名也通義云

嫁叔術

夏父者其所爲有於顏者也

注

爲顏公夫人時所爲

顏公生也

疏

注爲顏至生也校勘記按下爲顏公三字誤

按盱與夏父同母異父之昆弟也公羊問荅云盱是叔術所生陸氏之說誤

盱幼而皆愛之注叔

術姬盈女皆愛盱食必坐二子於其側而食之

疏

釋文而有

珍怪之食

注

珍怪猶奇異也

疏

注珍怪猶奇異也荀子正論云食飲則重大牢而備珍

怪期臭味注珍怪奇異之食禮記王制云八十常珍注常食皆珍味也又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食以珍從注天子就而問珍味從之以往致尊養之義也周禮膳夫珍用八物內則有八珍皆謂奇異之食也焉夏父曰以來注猶曰以彼物來置我前人未足注人夏父

自謂也而盱有餘注言盱所得常多叔術覺焉注覺悟也知

小爭食長必爭國易曰君子見幾而作知幾其神乎幾者動

之微吉事之先見疏注覺悟至爭國○校勘記云郭本同闕

萬章篇使先知覺後知注覺悟也廣雅釋言覺害也說文見

悟也白虎通辟雍云學之爲言覺也悟所不知也○注易曰

至先見○易下繫辭文校勘記云郭本同此本翻刻吉誤爲

者閩監毛本承之按紹熙本亦作吉越絕書敘外曰嘻此誠

爾國也夫疏唐不經原起而致國于夏父夏父受而中分之

叔術曰不可三分之叔術曰不可四分之叔術曰不可五分

之然後受之

注五分受其一疏

通義云所受卽濫是也服氏

里耳而言五分之爲六里國也廣森謂建國制地要取開方

方三十里者其積九百五分之一猶有百八十里何言六里

乎豈虞不曉算術抑苟取一時之辨舊疏亦云彼乃左氏之

偏辭未足以奪公羊以爲邾婁本大國但春秋之前在名例

隱元年何氏有成解按如孔義則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

受不止於濫濫其一邑爾或叔術所都與公扈子者邾婁之

父兄也

注當夫子作春秋時於邾婁君爲父兄之行公扈者

氏也

疏注公扈者氏也○公羊問荅云後世有此氏否曰說

生而富者傲生而富貴又無鑑而自得者鮮矣春秋國習乎

之鑑也又漢書古今人表公扈子列子魯公扈皆其證習乎

邾婁之故注故事也道所以言也

疏注故事至言也○襄二

杜云故事也周禮占人職以八卦占筮之八故注入故謂八

事通義云能知邾婁之故事者也以上或說失實故引其言

以證之舊疏云道所以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

言也謂道下傳所言矣其言曰惡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

注惡有猶何有甯有此之類也言賢者甯有反妻殺殺殺類

者之行乎

疏注惡有至類也。高注呂覽本生篇云惡安也。安有何義故惡有即何有。注言賢至行乎。

通義云豈有稱人國之賢者而所行若此。誅顏之時天子死

乎是叔術妻嫂事公羊固依違其說也。**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惠棟云謂誅顏天子死也。叔術

起而致國于夏父。注言叔術本欲讓迫有誅顏天子在爾故

天子死則讓無妻嫂惑兒爭食之事。**疏**注無妻至之事。校

誤也。郭本或作感當據。當此之時邾婁人嘗被兵于周曰何

故死吾天子。注猶曰何故死畜吾天子違生時命而立夏父

乎此天子死則讓之效也。夫子本所以知上傳賢者惡少功

大也。猶律一人有數罪以重者論之春秋滅不言入是也。按

叔術妻嫂雖有過惡當絕身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宋

穆公以反國與夷除馮弑君之罪死乃反國不如生讓之

大也馮毅與夷亦不輕於殺殺顏者比其罪不足而功有餘

故得爲賢傳復記公扈子言者欲明夫子本以上傳通之故

公扈子有是言疏

注猶曰至父乎○通義云死義如蔑死我君之死按誅君之子不立顏爲天子所誅

其子夏父不得立

故常加兵于邾婁也○注此天至效也○

正以邾婁被兵于周

曰何故死吾天子足爲天子死則讓之

驗也○注夫子至是也

○舊疏云上傳謂五分之然後受之

以上矣唐律疏義名例云

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等者

從一若一罪先發已

經論決餘罪復發其輕者勿論重者

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免

後數所謂以重者論之也滅不言入

見莊十年彼傳云戰

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

書其重者也校勘記云

鄂本知作如此誤監本夫誤天按紹

熙本知亦作如天作夫

不誤○注按叔至爲重○舊疏云但

當絕其身不合殺之故

曰無死刑然則外內亂烏獸行則滅

之者謂姑妹之徒今一

則非父子聚庵二則嫂非姑姊妹故

也當以殺殺顏者爲重

者謂犯王命殺魯賢臣故以爲重○

注宋繆至爲賢○舊疏

云宋繆公反國之事在隱三年彼傳

文具矣其除馮弑君之

罪者卽桓三年宋督弑其君與夷注

督不氏者起馮當國不

舉馮弑爲重者繆公廢子而反國得

正故爲之諱是也云死

乃反國不如生讓之大者言繆公死

乃反國非其全讓之意不如叔術生讓其功大矣云罪不足
者謂犯王命殺魯大夫豈如宋馮若平故以爲罪少于馮
矣其罪既少其功有餘故得賢之按叔術之罪在犯王命故
何氏以與馮弑君相絜然究不如弑君重且有讓國之美也
○注傳復至是言○解詁箋云春秋之義事在隱元年前者
罪不追治功必追錄所謂惡惡短善善長也叔術之事傳多
存疑詞末乃以公扈子之言爲斷意以致國夏父雖以家事
干王事而意合於讓夫子追進之以教末世乎讓之禍若宋
馮之不書墓而書葬爲盈諱文以明議賢之辟然當國則
已有所見矣猶必曰以成宋亂取郕大罪于宋此與宣公弑
子赤立賂齊以濟西田而書卽位者法無異也若墓弑之罪
可除孰不可除乎此非制作意矣公扈子有見夫子通濫之
意而爲言亦非包氏慎言云世本言郕顏居郕肥徙郕杜世
族譜言夷父顏有功子周其子友別爲附庸居郕則顏非見
誅於周者也公羊說顏注魯宮中而納賊臧氏母以子易公
而逃賊湊而弑臧氏子而疑其辭曰郕顏時郕妻女有爲魯
夫人者則未知爲武公與爲懿公與又言孝公幼据史記魯
世家孝公爲武公子懿公弟懿公薨後尙有兄子伯御立十
一年然後孝公繼之武公在位僅二年而具繼立者少子威
是爲懿公懿公被弑而立伯御宣王伐魯而立孝公事見周
語然則孝公之立天子爲魯之逆王命因誅魯之所立而立
孝公不關於郕顏傳言顏夫人嬀盈女也謂之嬀盈女者其

賤也則叔術之妻嫂非嫂也。盈女不忘夫而志報夫仇，自以色市，盈女無罪。叔術利色而爲之殺，殺顏者則罪無所逃。故未述公，惠子之言曰：「烏有言人之國賢若此者乎？」誅顏之時，天子死，叔術起而致國乎？夏父當是時，邾人當被兵于周，曰：「何故死？」吾天子則叔術者，天子誅顏之時，所立妻嫂之事，言者之妄也。據言者之說，顏以邾君而淫魯宮外，淫當誅，納賊而賊魯，幼君顏之罪不止於其身。天子誅顏，反魯君義也。誅君之子，不立夏父爲顏子，本無得國之理。叔術者，天子所立，無嫌於篡，致國於夏父，非正也。然則天子之誅顏，必非如言者所云。顏誅不以罪，叔術有嫌於心，故因天子之死而致國于夏父。春秋當篡奪之時，以讓救爭，故不追治其逆。天子命之罪，而以讓國之功，通其所封邑比之列國，所謂善善及于孫也。黑弓以盜來奔，叛也不繫，黑弓於邾，婁則沒其叛罪，益若濫爲黑弓之邑，其來奔也如紀季以鄆入于齊者，然何氏之叔術妻嫂身當絕，無死刑，當以殺殺顏者爲重意，以叔術之殺殺顏者爲國討賊，何氏益亦以顏之見誅於天子死於訴，而其訴於天子必不如言者之云。如言者云云，鮑廣父梁買乎當魯孝公時，宣王在上，能誅顏乎？則邾婁國爲盛矣。又有何國之可讓公羊記言者之辭，傳疑也。記公扈子之言解惑也。扈爲邾父兄習邾故，不信公扈子之言而執言者傳聞之偏辭，以譏公羊，則公羊非怪而人自怪之耳。按包

氏所駁深

得傳意 通濫則文何以無邾婁

注

據國未有口繫于人疏

上無邾婁而已其口仍繫邾婁言之乎故注云據國未有口

繫于人則傳意謂通濫則文何以止無

邾婁又謂春秋之文弟子據以相難也 天下未有濫也 **注**欲

見天下實未有濫國春秋新通之爾故口繫于邾婁 **疏**

注欲

邾婁○正以當時原無濫國通濫爲國春秋新意也是故口繫邾婁不得更改也

天下未有濫則其

言以濫來奔何 **注**

據止說天下實未有濫者言春秋新通之

也春秋所通之君文成矣不言濫黑弓來奔而反與大夫寤

邑來奔同文 **疏**

注春秋所通之君○校勘記云鄂本所作新

作新○ **注**不言至同文○

即襄二十一年春秋邾婁庶其以漆

閭邑來奔之屬是也既成濫爲國則宜書濫黑弓來奔不宜

仍與庶其 叔術者賢大夫也絕之則爲叔術不欲絕不絕則

世大夫也 **注**

此解不言濫黑弓意叔術者賢大夫也如不口

繫邦婁文言濫黑弓來奔則爲叔術賢心不欲自絕于國又

觸天下實有濫無以起新通之文不可設也如口不絕邦婁

文言濫黑弓來奔則嫌氏邑起本邦婁世大夫春秋口繫通

之文亦不可施疏注此解至弓意○弟子問文言以濫來奔

意似相違正以不言濫黑弓意明則文言以濫來奔義著矣

○注叔術至設也○叔術賢大夫不欲與邦婁絕若口繫

邦婁嫌叔術已與國絕是失賢者心且似實有濫國春秋新

意不明無以見追有功顯有德與滅繼絕之義通義云假令

與邦婁庶其同書則黑弓醕爲叛人而叔術子孫無專濫之

道是絕之也今爲叔術賢故不欲絕其世亦通毛本實誤實

○注如口至氏邑○舊疏云若口云邦婁文言濫黑弓來奔

則嫌大夫氏邑通義云假令不絕則當云濫黑弓來奔則又

嫌大夫皆得世○注起本至可施○舊疏云欲起黑弓本是

邦婁大夫口繫于邦婁新通之爲世大夫故也按疏意不明

何意以黑弓本邦婁世大夫春秋因其口繫于邦婁但可通

濫爲國不得徑施濫文於黑弓上也蓋通濫爲國不言邦婁

春秋之賢叔術其言以濫來奔者究係竊大夫之義不得世

邑叛臣故其文不得沒其實也此之故也

公羊義疏六十七

故於是推而通之也注推猶因也因就大夫竊邑奔文通之

則大失不世叔術賢心不欲自絕兩明矣主書者在春秋前

見王者起當追有功顯有德興滅國繼絕世疏注推猶因也

下弗推注推猶追也舉也告與因義相足○注因就至明矣

○正以不書遷黑弓但就竊已奔文見通盤爲國是大夫不

世與叔術不絕于國之義兩明也通義云故使仍與大夫以

邑叛者同文而又別之于邾婁則黑弓實大夫與叔術不當

絕之義皆可推而知也蓋叔術雖世爲大夫于邾婁原其始

本與夏父分國土地人民皆所固有不得反責其專擅爲竊

邑也按孔義非春秋但賢叔術故文不繫邾婁而以蓋來奔

實與竊邑同科也雖文夏父分治諸侯且不得專地何論大

夫也○注主書至絕世○舊疏云隱元年注諸大夫立隱不

起者在春秋前明王者受命不追治前事今此追之者春秋

之義勸其後功是以上二十年傳曰君子之善善也長惡惡

也短惡惡止其身善善及子孫賢者子孫故君子爲之諱也

漢書丙吉傳制詔丞相御史蓋問褒功德繼絕統所以重宗

廟廣賢聖之路也又外戚恩澤侯表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

必興滅繼絕修廢舉逸然後天下歸仁四方之政行焉又功

臣表云是以內恕之君樂繼絕世隆名之主每立亡國至於

不及下車德念深矣後漢書馮異傳安帝詔曰夫仁不遺親
義不忘勞興滅繼絕善善及子孫古之典也白虎通封公侯
云王者受命而作興滅繼絕世何爲先生安殺無辜及嗣
子幼弱爲強臣所奪子孫皆無罪囚而絕重其先人之功故
復立之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韓詩外傳古者天子諸侯受
封謂之采地百里諸侯以三十里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
十里諸侯以十里其後子孫雖有罪而絕其子孫賢者守其
地世世以祠其始受封之君此之謂興滅國繼絕世也書曰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罔本非國無爲與
繼春秋意在追有功顯有德故從興滅繼絕起義也

十有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注是後昭公死外晉大夫專執楚

犯中國圍蔡也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朔亦爲辛亥然少餘不得

歲增二日劉歆亦以爲月之二日臧氏壽恭推是年正月乙

酉朔大二月乙卯朔小三月甲申朔大四月甲寅朔小五月

癸未朔大六月癸丑朔小七月壬午朔大八月壬子朔小九

月辛巳朔大十月辛亥朔小十一月庚辰朔大十二月庚戌

朔二日辛亥也○注是後至蔡也○昭公死外即下三十二

年公薨于乾侯是也楚犯中國圍蔡卽定四年楚人圍蔡是也舊

疏云直言圍蔡足矣何須言楚犯中國欲言日食爲夷狄強

諸夏微之象故也五行志下之下三十二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董仲舒以爲宿在心天子象也時京師微弱後諸侯果相率而城周宋仲幾亡尊天子之心而不衰城劉向以爲時吳滅徐而蔡滅沈楚圍蔡吳敗楚入郢昭王走出皆與何氏所占異

三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在乾侯

取闕

闕者何邾婁之邑也

疏左傳疏引土地名東平須昌縣東南有闕城

曷爲不繫乎

邾婁諱亟也

注與取濫爲亟

疏注與取濫爲亟○卽上三十一年黑弓以濫來奔是也舊

疏云取亦有作受字者按莊二年疏引作受今作取誤二年之間比取兩邑故以爲亟而諱之也通義云公在外而國中取邑宜若無諱然春秋壹不變其常詞者所以存公而正名分也杜預以爲昭公取魯邑彼未知齊侯取運唯繫之齊得言取國若繫之公而言取則是許隱如專魯而公反爲取季氏之所有矣不亦昧乎順逆之甚按左穀皆誤以取闕與公在乾侯連文

夏失伐越

秋七月

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齊高張宋仲幾衛世叔申鄭國參曹人莒人邾婁人薛人杞人小邾婁人城成周注書者起時考

其修廢職有尊尊之意也孔子曰謹權量審法度脩廢官四

方之政行焉言成周者起正居實外之

疏注書者至意也○校勘記云蜀大字

本閭監本同鄂本無也字毛本誤尊卑穀梁世叔申作大叔申左傳莒人下脫邾人二字舊疏云隱七年城中丘傳何以書以重書也注云以功重故書也當衍稍補完之至今大邾弛壞敗然後發眾城之猥苦百姓百姓虛空國家故言城明其功重與始作城無異然則天子之城不時脩聖至今大壤方始城之而書者正欲起其當時之善故也何者當是之時天子陵遲諸侯奢縱忽能修其廢職有尊尊之心是以書見故曰起時善通義云穀梁傳曰天子微諸侯不享親天子之在者唯祭與號故諸侯之大夫相帥以城之此變之正也○

注孔子至行焉○

論語堯曰篇文彼不冠孔子曰按漢書律

麻志云周衰失政孔子陳後王之法曰謹權量審法度修廢
官四方之政行矣明皆孔子語宣十七年注引興滅國全節
又亦有孔子曰引之者證修廢職也○注言成至外之校
勸記云疏中引注作欲起正居在此脫欲字舊疏云正以不言
京師而言成周者欲起正居在成周故也言實外之者正以
王微弱不能守成周畏苦天下是以不言京師實外天子按
外之者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與宣十六年書成周意使若
國文也漢書地理志雒陽下云周公遷殷民是爲成周春秋
昭公三十二年晉合諸侯于狄泉以其地大成周之城居敬王
十有二月己未公薨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十二月書己未月
失常季氏惇狂遜
齊處戰喪其寵身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五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

南菁書院

公羊義疏六十八

句容陳立卓人著

定元年
盡是年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定公第十疏

校勘記唐石經定公第十一卷十魯世家昭公卒于乾侯

魯人共立昭公弟宋爲君是爲定公左傳釋文定公名宋襄公之子昭公之弟諡法安民大慮曰定此釋文又云何以定公爲昭公子與左氏異

元年春王

定何以無正月注據莊公雖不書卽位猶書正月疏

通義以下三月

魯春王絕讀云據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莊公元年春王正月三月夫人孫于齊俱事在三月必以正月首時今直舉三月故問之云爾相承此傳橫著元年春王之下竊以王爲月設春王斷句理不可通故升三月二字於上輒蹈不知之作抑點蓋闕之義按穀梁傳注引徐邈曰按傳定元年不書正月言定無正也然則改元卽位在

於此年故不可以不書王書王必有月以承之故因其執月
以表年首爾不以謹仲幾也則徐氏以三月連讀矣按如傳
義定哀多微辭去正月者隱起定公不得繼體奉正不於春
王絕句無以起定無正月義不嫌如通三統之書春王正月
乎○注據莊至正月○即莊元年經云元年春王正月是也
舊疏云莊公之經上有正月下有三月今定公亦下有三月
而上無正月故據之又云隱公之經亦云元年春王正月下
云三月公及邾婁儀父盟于昧亦是上有正月下有三月而
不據之者正以隱公所承不葬于外且欲讓桓位非已有與
定公不類其閔僖之屬雖承弑君之後其所承者皆在位見
弑元年之下復無三月之文與定不同故不據之然則桓公
戕于齊昭公卒于外亦是與定不同故不據之者正以昭公失道
爲臣所逐終死于外恥與桓同故據之耳正月者正卽位也
穀梁疏亦以莊公相例卽本此傳爲義正月者正卽位也
注本自有正月者正諸侯之卽位疏注本有至卽位○校勘
體有字按下有字衍文今按紹熙本亦不疊有字通義云本
所以不言卽位仍言正月者存其踰年卽位之實也舊疏云
隱元年傳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以此言之書正月爲大
一統而言正諸侯之卽位兼二義故也何氏彼注云自公侯
至於庶人自山川至於草木昆蟲莫不一一定無正月者卽
繫於正月卽是正月者正諸侯卽位之義

位後也

注

雖書卽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無正月

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辭使若

卽位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

疏

舊疏云謂定公行卽位之禮

卽位實在六月則不假存正月矣注在正月之後也通義云定公

正月以存君昭公殺定公立國不可一日無君故雖未卽位

亦宜如莊公之有正也左傳疏云六月既改之後方以元年

紀事及吏官定策須有一統不可半年從前半年從後雖則

年初亦統此歲故入年卽稱元年也既經改元卽宜有正矣

注今無至正月○漢書梅福傳匡衡議以爲春秋之義諸

侯不得守其社稷者絕是昭公出奔當絕也舊疏云依經及

傳正以定公卽位在正月之後故無正月何氏更言昭公出

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者正月書正月大一統也明

不但卽位而已且諸侯之法禮當死位而昭公不君棄位出

奔終卒於外爲辱更甚論其罪惡君臣共有故知魯國之當

絕矣是以何氏消暈作如此注故諱爲微辭者謂經與傳直

作無卽位故無正月之義其定公當絕之文沒而不見故謂

微辭而包氏慎言云如何氏言誅君之子不立絕君之子亦

不得立也鄭伯突出奔以奪正錄不以失眾錄奪正之罪重

於出奔失眾律所謂一人犯二罪以重者論然則奪正罪應

誅也按穀梁傳不言正月者定無正也定之無正何也昭公之終非正終也定之始非正始也昭無正終故定無正始也又下公即位穀梁傳云即位授受之道也先君有正終則後君有正始也戊辰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則穀梁義亦不與定公即位謹之也定之即位不可不察也是何氏謂昭公出奔國當絕謂昭公絕於國爾舊疏謂魯國當絕過矣季氏當誅然叔孫舍叔誼固欲納君矣不得謂魯無臣子也惟定爲絕君之子不合即位春秋之義宜於成襄之後擇賢而立焉爾故不書正以示義焉論語爲政篇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爲政劉氏逢祿論語述何云政者正也春秋定無正月者昭非正終定非正始也夫子以昭公孫于齊適齊以定公元年反魯不仕故或人問之引書友于兄弟爲孝者繼體之君臣子一例定公昭公之弟不宜立者也受國於季孫而不知討賊則爲政之不失矣書即位桓公宣公例也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戊辰公即位微辭也是亦爲政婉辭也奚其爲爲政正辭也按劉氏之說甚是惟以定爲昭弟非何氏義若果昭弟責其不討賊可也不得謂其不宜立也北堂書鈔引感精符云魯昭公時雉還環入宋注雉之爲言弟也喻昭公弟爲季氏入之爲即位何以後注昭正月正即位昭君也亦以定爲昭公弟

公在外注昭公喪在外

疏

注昭公喪在外○穀梁傳不言即位喪在外也

得入不得

入未可知也

疏舊疏云謂昭公之喪在外得入不得入未可知

是以上文已稱元年矣但以君喪未入未得正行即位禮是以即位之月之後而左氏以爲喪及壞墜公子宋乃先入

者何氏所不取按穀梁下公即位傳云於厲之中又有義焉

味殯雖有天子猶不敢況臨諸臣乎周人有喪魯人有喪周

人弔魯人不弔周人曰固吾臣也使人可也魯人曰吾君也

親之者也使大夫則不可也故周人弔魯人不弔以其下成

康爲未久也君至尊也去父之殯而往弔猶不敢況未殯而

臨諸臣乎范注先君未殯則後君不得即位昭公之喪入不

入未可知故定公曷爲未可知注據已稱元年疏注據已稱

不得行即位禮也曷爲未可知注據已稱元年疏注據已稱

疏云謂已稱元年春似行即位之禮訖何言昭在季氏也注

公之喪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而即位後乎在季氏也注

即位疏

舊疏云定公是時雖以先君之喪未入未行即位之

猶微弱不敢逆其父喪故云在季氏也通義云昭公之子

衍與公子宋俱從在外季氏謀黜衍而立宋故雖踰年君位

尚未有定哀多微辭注微辭卽下傳所言者是也定公有王

無正月不務公室喪失國寶哀公有黃池之會獲麟故忽言

多疏

注微辭至是也。○文選劉歆移書讓太常博士云及夫

尼微言

荀子勸學云春秋之微也。楊注謂衰貶沮勸漢書藝

文志注

李奇曰微言隱微不顯之言也。禮記檀弓云禮有微

情者疏

引何允云微者不見也。又坊記云所以章疑別微左

傳哀十

六年注微匿也。蓋匿其實義而隱微其辭也。舊疏云

定哀二

君微辭有五故謂之多不謂餘處更有所封若然昭

與定哀

同是太平之世所以特言定哀者昭公之篇無微辭

之事需

可彌言之乎繁露楚莊王云義不誦上智不危身故

遠者以

義諱近者以智畏畏與義兼則世愈近而言愈謹矣

又觀德

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史記句以列傳太史

公曰孔

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

當時之

文而罔衰忌諱之辭也。○注定公至言多。○定公有

王無正

者上注云雖書即位於六月實當如莊公有正月今

無正月

者昭公出奔國當絕定公不得繼體奉正故諱爲微

辭使若

即位而在正月後故不書正月然則書正月所以大一

統不但

書即位而已惟昭公當絕定公不當立皆宜絕不可

直書故

退即位於下若似未即位故不書正月然也故爲微

辭沒其

常絕之文也不務公室者下二年新作雉門及兩觀

傳云修

舊不書此何以書諱何幾爾不務乎公室也注務猶

勉也不務公室亦可施于久不脩亦可施于不務如公室之
禮微辭也正以孔子曰祿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
世矣議定公不罪季氏楊彊公室乃脩大門觀僭越王制不
敢顯言但書新作雉門及兩觀為若不務公室久不脩治云
爾亦得為微辭也喪失國寶者下八年盜竊寶玉大弓傳云
寶者何章判白注不言章言玉者起莊璧琬瑋五玉盡亡之
也傳特言璋者所以郊事天尤重也謂之寶者世世寶用之
辭書大弓者使若都以國寶書微辭也則經言盜竊寶用大
弓若似所謂寶玉者即大弓等言可世世保用之其實因定
公失政陪臣專權拘執正卿喪失五玉無以合信天子交會
鄰邦當絕故也故微其辭也黃池之會者哀十三年夏公會
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傳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
夷狄之主中國曷為以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為重吳吳
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注以晉為大國向猶汲汲于
吳則知諸侯莫敢不至也不書諸侯者為微辭使若天下盡
會之而魯侯蒙俗會之者惡愈是也蓋彼本惡諸侯若天下
狄因書晉及吳見晉向汲汲於吳知諸侯莫敢不至則魯之
往會恥殺矣是亦微辭也獲麟者哀十四年西狩獲麟是也
注絕筆於春起本絕火王制作道備當授漢也而經但書獲
麟春秋紀以為瑞明撥亂功成明大平以瑞應為效亦得謂
為微辭矣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注讀謂經傳謂訓詁主人謂定

公言主人者能爲主人皆當爲微辭非獨定公

疏舊疏云主

謂習其經而讀之也而問其傳者謂問其夫子口授之傳訓
詁之義矣○注主人至定公○謂若黃池之會獲麟在哀公
之世則主人屬哀公蓋凡得位有權勢則未知己之有罪焉
者皆爲主人故爲微辭以辟害容身也

爾注此假設而言之主人謂定哀也設使定哀習其經而讀

之問其傳解詁則不知己之有罪於是此孔子畏時君上以

諱尊隆恩下以辟害容身懷之至也

疏隱二年傳託始焉爾

疏云讀其微辭意指難明雖問解詁亦未知己之有罪乎春
秋讀定元年經而問其傳之解詁云定何以無正月正月者
卽卽位也定無正月者卽位後也無以知其國當絕定公不
得繼體奉正之義假令讀定二年經云新作雉門及兩觀而
問其傳之解詁云脩舊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不務乎公
室也正以久不脩理不以公室爲急務故書之無以知其僭
天子是也○注此假至於於是○舊疏云當爾之時未有春秋
故知主人習其經而讀之者假設而言之也既未有春秋而
彊言主人故云此假設而言之云主人謂定哀者正以上言
定哀多微辭下文卽言主人習其讀故知此主人者宜指定

哀言之也。○往此孔至至也。○曹疏云此時君者還指定哀也。孔子作春秋當哀公之世定毀未幾臣子猶存故亦畏之。爲之諱惡恩隆於定哀故曰上以諱尊隆恩也。若不迴避其害則身無所容故曰下以辟害容身也。其傳未行口授弟子而作微辭以辟其害亦是謹慎之甚故曰此慎之至也。按諱尊者繁露觀德云魯十二公等也而定哀最尊是也。隆恩者隱元年注云於所見之世恩已與父之臣尤深又云立愛自親始故春秋據哀錄隱是也。漢書藝文志云春秋所貶損大人當時君臣有威權勢力其事實皆形於傳是以隱其書而不宣所以免時難也是辟害容身之義也。通義云微詞者意有所託而詞不顯唯察其微者乃能知之蓋所記事皆同時君臣既以諱尊隆恩亦無道言孫之法也是也。論語憲問篇邦無道危行言孫注孫順也屬言不危俗順言以遠害又爲政云多見闕殆論語述何云謂所見世也殆危也春秋定哀多危辭上以諱尊隆恩下以避害容身慎之至也。戴氏望論語注亦云於所見世君大夫有過惡不敢直陳而託諸微辭以見遠害如定無正月書戊辰公卽位及立煬宮不日之類皆是也。

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

疏校勘記云唐石經諸本同釋文

疏作仲機左氏穀梁及漢書五行志皆作機按昭三十一年三月雖繫執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非何氏義

仲幾之罪何注据言于京師成伯討辭知有罪

疏

言晉人似

非伯討言于京師是伯討之文與奪未明故難之○注男言至有罪○成十五年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注爲篡奪時是言于京師爲執也

注不義城也

若今以草衣城是也禮諸侯

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宋仲幾不治所主

疏

校勘記云閩

石經義作衰釋文作不衰云或作義困學紀聞云按左氏傳遲速衰序於是焉在又云宋仲幾不受功義字當從漢志作衰與左氏合按釋文作衰音素戈反則字作衰而音同義其或音初危反乃衰本音也釋義雜記云五行志不衰城師古曰衰城謂以差次受功賦也衰音初爲反一曰衰讀爲衰義城謂以草覆城也義音先和反按釋文及漢志知公羊本作不衰城說文衰艸雨衣也从衣象形何注用說文本義作衰俗字也衰城義當從師古說通義本作衰云董仲舒讀傳文如是是衰分之衰師古謂以差次受功賦也何邵公讀爲衰云若今以草衣城然今本竟作衰字者誤也定从開成石經作衰○注若今至是也○魏志劉馥傳揚州刺史劉馥高爲城墾多積木石編作草苫數千萬枚爲備及吳罔合肥天連雨城欲崩於是苦衰覆之故何氏以時事喻之也故舊疏云衣讀如衣輕裘之衣按五行志下之下宋仲幾亡尊天子之

心而不衰城師古注一曰衰讀爲養養城謂以草覆城衰音
先和反是顏氏亦二說備存按說文衣部表下段注云艸部
草雨衣一曰衰衣小雅何養何笠傳養所以備雨齊語注發
衰養裝衣也六韜養薛笠養俗從艸作養而衰遂爲等衰
衰經字以草爲雨衣必層次編之故引仲爲等差也郭璞注
山海經養辟雨之衣也音摧衰以辟雨因卽用以衣城卽謂
衰城管子謂水官之吏常按行隄有大雨各葆其所可治者
隄治隄防可衣者衣之卽衰城之法也○注禮諸至丈尺○
周禮大司馬云大役與慮事屬其植注植築城植也屬賦丈
尺與其用人數鄭意植卽春秋傳華元爲植巡功之植屬卽
聚會之要者簿書左傳諸侯城成周屬役賦又書以授帥及
會城而栽注栽卽植也謂植幹書者要也謂役要卽何氏所
謂治城各有分丈尺顏氏所謂差次受功賦也經義襍記又
云衰城之義有從師古說謂以差次受功賦顏氏必本漢魏
人舊注故勝於何邵公陸德明亦一音初危反國語齊語管
子曰出地而衰征則民不移章注衰差也視土地之美惡及
所生土以差征賦之輕重也可證顏注之有本左傳孟懿子
會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
京師與顏注正合徐疏謂昭之二年旣城訖於此責其不養
而已此臆說也按何氏此云各有分丈尺亦卽衰次之義公
羊禮說云公羊之義不絕異說一事兩義往往並載傳不養
城也詩傳養以備雨何氏望文生義以漢法況之故云若今

以草衣城劉馥傳天雨城欲崩以苦衰覆之是也何又云諸
侯爲天子治城各有分丈尺此卽九章所謂差分謂衰分也
何氏蓋見京師有作衰城者師古五行志注與何氏後說同
何氏據胡母生條例與董仲舒不同是所受之本異故兩存
其說也按何氏自以草衣城爲正解卽此所云分丈尺亦
謂分丈尺以草衣城上年城訖恐未堅牢故更以草覆蔽用
防雨雪崩弛之事舊疏亦非無見也○注宋仲至所主○卽
左傳之宋仲幾不受功也卽不受役要也彼傳仲幾曰滕薛
郟吾役也云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
云是其事也○其言于京師何注據城言成周執不地疏注據
成周○卽昭三十二年冬仲孫何忌會晉韓不信以下城成
周是也○注執不地○舊疏謂春秋上下大夫見執例不舉
地卽下六年晉人執宋行人樂祈黎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
宮結之屬是也若然成十六年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
丘彼傳云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日在招
丘稀矣注稀悲也仁之者若日在招丘可悲矣閔豫之辭執
未言仁有之者此其言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
仁之何代公執也是也伯討也注大夫不得專執執無稱名
氏見伯討例故地以京師明以天子事執之得伯討之義疏
注大夫不得專執○正以上年經書城成周皆大夫此年左
傳云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必

以仲幾爲戮乃執仲幾以歸是大夫專執事也下傳云大夫之義大夫不得專執也是大夫不得專執○注無稱至之義○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而執者非伯討也是諸侯執人之例其大夫不得專執既執之有理故沒其名氏地以京師從伯討之例明以天子事執爲得伯討義也伯討則其稱人何注據城稱名

氏諸侯伯執不稱人也復發此難者弟子未解嫌大夫稱人

相執與諸侯同例疏注據城稱名氏○卽昭三十二年書仲

○注諸侯至人也○卽僖四年傳稱侯而執者伯討也稱人

而執者非伯討也又成十五年書晉侯執曹伯歸之于京師

是伯討不稱人例也○注復發至同例○正以經稱晉人

嫌大夫相執亦稱人以執非伯討與諸侯同故發此難人貶

注故稱人爾不以非伯討故疏注故稱至討故○故稱人爾

也曷爲貶注據晉侯伯執稱人以他罪舉疏注據晉至罪舉

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是也彼傳云此晉侯也其稱人

侯殺叔武之禍

不與大夫專執也

疏

穀梁傳此其大夫其曰

故貶稱人也

之不正其執人於尊者之

所也不與大夫之伯討也

易爲不與注

据伯討實與注言于

京師是也而文不與注

文不與者貶稱人是也文易爲不與

大夫之義不得專執也

注

大夫不得專相執辟諸侯也不言

歸者諸侯當決於天子犯之惡甚故錄所歸大夫當決主獄

爾犯之罪從外小惡不復別也無例不在常書又月者善爲

天子執之

疏

舊疏云据實與但何氏省文不復言大夫之義

伯天下大有爲無道者力能執之則執之可也與僖元年

相執例之所略詳尊略卑之義也通義云不發上無天子下

無方伯傳者與弗克納同義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晉人執宋

仲幾于京師說者謂京師非執人之地非也吾不知執之者

王之所受之與抑無所受之與諸侯之大夫會城成周是奉天

既有所受之矣雖執人于天子之側可也雖然宋仲幾固有

可執之罪而晉士伯非執之之人晉士伯不告于天子而專
執之仍以憾而執也故書曰晉人言士伯非執之人也按
惠氏多本左氏立義○注大夫至侯也○僖四年齊人執陳
袁濤塗傳發稱侯稱人之例明諸侯得專執但別伯討不伯
討爾大夫則雖伯討亦不得專執也○注不言至所歸○即
僖二十八年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成十五年晉侯執曹
伯歸之于京師是也其不錄所歸則襄十六年晉人執莒子
邾婁子以歸是也以諸侯執諸侯當決之天子僖二十八年
注云但欲明諸侯尊貴不得自相治當斷之于天子爾是也
犯之惡甚故分別錄之明執衛侯執曹伯歸京師得正執莒
子邾婁子以歸失正也故襄十六年注云錄以歸者惡晉也
有罪無罪皆當歸京師不得自治之是也其襄十九年晉人
執邾婁子亦是諸侯相執而不錄所歸蓋即盟祝柯時執之
或卽釋之實無所歸也○注大夫至別也○舊疏云若執大
夫當決於主獄之人耳若其犯之但爲小惡故從外小惡例
不復分別之也若然所見之世錄外小惡而言從外小惡不
復別之者正謂時錄之以見大平之世諸夏小惡在治之
限文不盡錄故得然解按此不書所歸是其例也杜云晉執
人於天子之側而不以歸京師故但書其執不書所歸○注
無例至常書○舊疏云欲道春秋上下更無大夫相執之義
卽是無其比例不在常書之限又引舊云此事所以無歸于
以歸之例正由大夫相執不在當書故也○注又月至執之

○舊疏云今而書之又書其月詳錄之與諸侯相執同例者
善爲天子執故也知諸侯相執例書月者襄十六年三月晉
人執莒子邾婁子十九年正月晉人執邾婁子之屬是也皆
書月通義云三月雖繫執宋仲幾其實外執大夫例時按執
大夫無例不得援
外執大夫例時也

夏六月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

注至自乾侯者非公事齊不專

中去之晉竟不見容死于乾侯疏包氏慎言云六月有癸亥
篇云故春秋曰公之喪至自乾侯昭公死于晉乾侯之地數
月歸至急當未有諡也○注非公至乾侯○穀梁隱五年傳
非隱也注非責也淮南記論訓而墨子非之注非譏也昭二
十五年公孫于齊又齊侯唁公于野井又齊侯取運二十六
年公至自齊居于運二十七年公如晉次于乾侯注月者閔
公內爲強臣所逐外如晉不見答又二十九年公至自乾侯
注不致以晉者不見容于晉是皆事
齊不專中去之晉竟不見容事也

戊辰公卽位

疏包氏慎言云六月又書戊辰卽位月之二十八

癸亥去
戊辰蓋五日殯期也

癸亥公之喪至自乾侯則曷爲以戊辰之日然後卽位注據

癸亥得入已可知疏注據癸至可知○而以上傳云卽位何

今癸亥喪已至國合卽卽注以後昭公在外得人不得入未可知也

位而至戊辰故據以難注正棺於兩楹之間然後卽位注正

棺者象旣小斂夷於堂昭公死於外不得以君臣禮治其喪

故示盡始死之禮禮始死于北牖平浴于中霤飯含于牖下

小斂于戶內夷于兩楹之間大斂于阼階殯于西階之上祖

于庭葬于墓尊孝子之恩動以遠也禮天子五日小斂七日

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

夷而經殯而成服故戊辰然後卽位凡喪三日授子杖五日

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童子婦人不杖不能病故也疏穀梁

然後卽位也通義云正棺者殯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殷人

殯于兩楹之間魯有王禮辟時天子故多雜殷法也檀弓曰

殷朝而殯于祖而左氏說魯喪殯廟卽虞法也喪自外來當
盡始死哀禮故五日而後殯其明日卽位顧命成王乙丑崩
康王癸酉卽位鄭以爲殯之明日此亦死與往日生與來日
者也。注正棺至之禮。喪大記云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
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主人袒脫髦
括髮以麻婦人髻帶麻于房中又云徹帷男女奉尸夷于堂
降拜注夷之言尸也於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
之心降拜拜賓也土喪禮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
卒斂徹帷士舉男女奉尸使于堂應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
無算注俛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楹間牀第上
也是則夷於堂在兩楹之間故何氏以正棺兩楹之間爲象
夷堂之節也曾子問云君出漏君薨其入如之何孔子曰共
殯服則子麻弁經疏衰菲杖注棺柩未安不忍成服於外也
此云象既小斂則宜服殯服矣曾子問又云人自闕升自西
階注闕謂毀宗也柩毀宗而入異於生也升自西階亦異生
也所毀宗殯宮門西也於此正棺而服殯服既塗而成服是
此昭公喪自外來亦宜如是故先象斂後乃塗之爲未得
盡君臣之禮故此略存其儀節焉孔氏以此正棺卽爲殯不
毋急遽曾子問又云如小斂則子免而從柩入自門升自阼
附此昭公去小斂已遠自不限此禮也又雜記云至於廟門
不毀牆遂入適所殯唯精爲說於廟門外注廟所殯室牆裏
帷也適所殯謂兩楹之間去轉乃入廟門以其入自有宮室

也毀或爲徹几柩自外來者正棺於兩楹之間戶亦俛之於此皆因殯焉異者柩入自闕升自西階戶入自門升自阼階其殯必於兩楹之間者以其死不於室而自外來留之於中不忍遠之如賓也禮記檀弓云夏后氏殯于東階之上則猶在阼也殷人殯于兩楹之間實主夾也周人殯于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或以魯殯於兩楹間爲魯多用殷禮如牲用白牡之類亦以意言也若然僖八年左傳弗殯于廟則弗致也則正禮當殯于廟而正棺于兩楹間者禮記疏引服虔注云不殯于廟謂殯宮鬼神所在謂之廟也至朝廟時亦殷周不同檀弓云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疏殷人尙質敬鬼神而遠之死則爲神故云朝而殯于祖廟周則尙文親雖亡歿故若猶存在不忍便以神事之故殯于路寢及朝廟遂葬又云鄭康成以爲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故殯于廟也與服意以廟爲殯宮異然則如鄭意兩楹間卽廟之楹間旣夕禮遷于祖亦正棺于兩楹之間或魯用殷禮亦正棺于廟之兩楹間與○注禮始至遠也○校勘記云北甌宋本同閭監毛本廟作壙按釋文作北壙云音容本又作甌鄭注禮記北甌下云或爲北壙蓋何注本作北壙卽鄭所云或本非是也今公羊注作北壙則後人從禮記改轉毛本于改於非白虎通崩薨篇人死必沐浴于中壙飯含于屬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階于屬下沐浴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齊孝子之恩以漸也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卽遠也齊孝子之恩以漸也

按今檀弓無死于廬下二語禮記坊記云賓禮每進以讓喪
禮每加以遠浴于中霤飯于廬下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
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以示遠也注遠之所以崇敬也按
始死于北墉下者喪大記云疾病寢東首於北墉下注病者
恆居北墉下喪禮記寢東首于北墉下士喪禮死于適室
注疾時處北墉下彼釋文作庸云牆也張氏識誤李氏集釋
並同按彼記上云北墉下云設牀第當牕則作墉爲是凌氏
廷堪禮經釋例云室在堂後南有牕北惟牕無牕也士大夫
以上皆同詩幽風七月塞向墜戶毛傳向北出牕也庶人華
戶然則北墉蓋庶人之室士大夫不爾也任氏政運宮室考
云或以爲室北有牕非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牕無牕郊
爲說私室卽謂燕寢也段氏玉裁曰凡室之北有牕無牕郊
特牲曰薄社北牕使陰明也此可證宗廟正寢之牕不北矣
胡氏培輩儀禮正義士昏禮歸壻饋席于北墉下注墉牆也
室中北牆又婦廟見席于北方注北方墉下是北墉有墉無
牕諸說甚確論語伯牛有疾自牕執其手皇疏牕南窗也君
子有疾牀於北墉之證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墉下亦承疏
壁足爲北墉之證賈孔疏朱子集注作北墉下亦承疏
文之誤禮記檀弓坊記俱有飯於牕下之文惟室南有牕北
無牕室內止有一牕故言牕下卽知其處不必分別南北也
浴于中霤者檀弓云掘中霤而浴注周人浴不掘中霤以喪
大記云浴水用盆沃水用掘沐用瓦盎爲周制故也中霤室

中也故檀弓記曾子之喪浴于爨室爲不合于禮也士喪禮云管人汲不說矯屈之祝漸米于堂南面用盆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高祝盛米于敦奠于貝北土有冰用夷漿可也外御受沐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乃沐櫛拒用巾浴用巾拒用浴衣湏濯棄于坎是其事也飯舍于牖下者士喪禮云主人入即位商祝襲祭服祿衣次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櫛建於米執以從商祝執巾從入當牖北面徹枕設巾徹椁受貝奠于尸西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祝又受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三簋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白虎通云所以有飯含何緣生食今死不欲虛其口故含用珠寶物何也有益死者形體故天子飯以玉諸侯以珠大夫以米士以貝是也小斂於戶內者士喪禮云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緇衾積裏無統祭服次散衣次凡十有九稱陳衣繼之不必盡用又云士盥二人以並東西立于西階下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商祝布衾余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士舉遷尸反位設牀弟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卒斂徹帷喪大記凡斂者六人正養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如三人故用六人夷于兩楹之間說見上大斂于阼階者士喪禮云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絞衾余二尹禭祭服散衣庶徒凡三十稱衾不在算不必盡用又云帷堂婦人尸東西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

于足西面祖士盟位如初商祔作絞衾衾衣美者在外君祔
 不倒有大夫則告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
 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又記云大斂于阼階末忍便離主人
 位也主人奉尸斂于棺則西階上賓之喪大記小斂於戶內
 大斂於阼是也殯於西階之上者士喪禮主人率尸斂于棺
 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主人復
 位婦人東復位設熬旁一筐乃塗踊無算記云既殯主人脫
 髦注既殯置銘於碑復位時也士喪禮又云掘殯見注殯
 埋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社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輅
 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轎橫置于西序塗不登于棺土
 殯見社塗上帷之是也祖于庭者禮既夕云俛牀饌于階間
 注俛之言尸也朝正柩用此牀疏謂柩至祖廟兩楹之間戶
 北首之時乃用此牀又云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柩從
 主人從升自西階奠俟于下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又云薦
 車直東榮北朝注車薦進也進車者象生時將行陳駕也車
 當東榮東陳西上於中庭又云有司請祖期曰口側主人入
 祖乃載注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李氏如圭云下柩於階間載
 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也
 既夕又云乃祖注還柩鄉外為行始是祖於庭也白虎通云
 祖於庭何盡孝子之恩也祖者始也始載于庭也乘軸車辭
 祖稱故名為祖載也禮曰祖于庭葬于墓又曰適祖升自西
 階是也葬于墓者既夕云至于壙陳器于道東西北上茵先

入屬引注於是脫載除飾更屬引於緘耳喪大記凡封用綽
去碑負引君封以禭大夫士以威君命母諱以鼓封大夫命
毋哭士哭者相止也既夕又云乃窆主人哭踊無算注豎下
棺也是也飯舍于牖下毛本牖誤壙按招照本不誤士喪既
夕所載多是士禮大夫以上容有異用其率儀節均不外是
○注禮天至大斂○白虎通又云崩斃三日乃小斂何奪孝
子之恩以漸也一日之時屬纊于口上以俟絕氣二日之時
尚冀其生三日之時死氣不通終不可奈何故禮士喪經曰
邵者四人皆坐持體屬纊以俟絕氣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
斂大夫士二日小斂屬纊于口者孝子欲生其親也與何氏
所說惟天子禮異士喪禮說陳小斂衣云厥明陳衣于房張
氏爾岐儀禮句讀云厥明者繼昨日而言死之第二日也
卿大夫蓋與士同下天子諸侯也士喪禮說大斂云厥明
燎陳衣于房胡氏培塿儀禮正義云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
之第三日也蓋士并死日數卿大夫除死日數三日大斂也
大斂與殯同日王制云天子七日而殯三月而殯七月而葬
而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日而殯三月而殯七月而葬諸侯
至即位○士喪禮云卒斂主人髻髮袒眾主人免于房又云
士舉男女奉尸使于堂主人即位踊襲經于席東楊復儀禮
圖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即位踊襲經于席東楊復儀禮
帶婦人髻于室眾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又云為父母
主人拜賓後即位踊襲經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為父母
妻妾逆降賁扁公羊義疏六十八

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實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爲母易括髮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經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母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曾子問記君在外薨入時禮云共殯服注此謂君已大斂殯服謂布深衣苴經散帶垂又云則子麻弁經疏衰苴杖注棺槨未安不忍成服於外麻弁徑者布弁而加環經也布弁如爵弁而布按殯服者小斂後未殯前之服士喪禮云小斂苴經大斂散帶垂又禮親始死布深衣至成服不改故鄭如彼注也何氏特舉經言之男子重經故也其首服彼疏引崔氏云小斂之前大夫士皆素冠小斂括髮之後士則加素冠大夫加素弁又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凡弔服視主人之服爲節檀弓疏云凡弔喪之禮主人未變之前弔者吉服而弔吉服謂羔裘元冠緇衣素裳又露襦衣則子游襦裘而弔是也主人既變之後雖著朝服而加武以經又掩其上服若是朋友又加帶則記云主人記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蓋小斂夷堂一時事故子游經而入明主人時亦經也金氏榜禮箋云弔服錫衰總衰疑衰皆有經帶弔者加經與衰咸視主人爲節未小斂吉服而往天子當弁加經諸侯卿大夫皮弁加經諸之弁經士則易元冠爲素委貌加經焉雜

記曰小斂環經公大夫士一也謂此主人既成服則弔者亦服衰而往天子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卿大夫弔服錫衰士弔服疑衰其尊卑之差也是小斂後弔者經知主人亦經故何云夷而紼明小斂後即夷也殯而成服謂大斂後也土喪禮三日成服仗注既殯之明日全三日疏上厥明滅燎是三日之朝行大斂之事今別言三日成服則除上三日史加一日是四日矣而言三日者謂除死日數之爲三日也又既夕記云三日後垂注成服日殺要經之散垂者又云冠六升外釋纓條屬厭衰三升屨外納杖下本竹桐一也故繼公曰云成服者鄭已經帶矣今復以冠衰之屬足而成之也按絞垂亦謂主人及大功以上親其小功總麻初則絞之不待三日也戊辰然後即位者癸亥至丁卯五日大斂次日即位也即位吉服白虎通爵篇天子大斂之後稱王者明民臣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尙書曰王麻冕黼裳此大斂之後也又云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故尙書曰王再拜興對乃受銅瑁也明爲繼體君也緣終始之義不可有二君故尙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服受銅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爲君也釋冕藏銅反喪服明未稱王以統事也彼本顯命康王之誥立義是大斂後即殯前吉服即位禮畢後釋冕反喪服明諸侯之禮亦宜然也書疏引鄭書注云王釋冕反喪服禮喪服臣爲君諸侯爲天子皆斬衰知君臣皆同反服矣○注凡喪至土杖○喪服四制云三日受

天子杖五日授大夫杖七日授士杖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
子夫人杖五日既殯授大夫世婦杖注三日者死後之三日
也爲君杖不同日人君禮大可以見親疏也按士三日成服
時始杖据彼二記文則天子諸侯杖在大斂前蓋尊卑之差
也喪大記疏云下文云士之喪二日而殯三日之朝主人杖
知君大夫三日者與士同死後三日也疏又云下云大夫之
喪既殯主人主婦室老皆杖今君喪親疏杖不同日是人君
禮大可以見親疏也熊氏云經云子杖通女子在室者若嫁
爲他國夫人則不杖嫁爲卿大夫之妻與大夫同五日杖也
喪服四制七日授士杖君之女及內宗外宗之屬嫁爲士妻
及君之女御皆七日杖也○注童子至故也○喪服傳杖者
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撫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
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喪服四制
云杖者何也爵也或曰撫主或曰輔病婦人童子不杖不能
病也鄭喪服注云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
也摺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羣子也
喪服傳又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質疏
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歸也又云有爵
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
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羣子雖非爲主
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繼公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
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瘡主輔病之

義焉白虎通崩薨篇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亦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卽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皆本喪服傳也按喪服小記云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母爲長子削杖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注一人杖謂長女也又如喪大記所載授杖之制有夫也人杖注一人在內則婦人亦有杖孔氏小記疏以婦人謂童女也人杖注一女子在室亦童子也無男昆弟使同姓爲攝主不杖則子一人杖謂長女也許嫁及二十而笄笄爲成人成人正杖也則鄭以喪服之婦人皆童女也賈疏以彼傳童子爲庶童子謂當室童子則杖引問喪曰禮曰童子不緦惟當室總總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牖注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縗喪經帶而已賈疏又云彼傳疏人爲童子婦人引喪大記云三日子夫人杖云云諸君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是未成人稱婦人也與喪服四制孔疏云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小記疏爲鄭學者則謂爲童子婦人同而賈疏引雷次宗則謂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矣孔疏引賈循亦云

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
唯姑在爲夫皆與鄭說異沈氏形儀禮小疏云童子何以不
杖包女子言小記云女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
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子皆不杖矣不
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
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
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
皆杖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
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
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復儀禮圖云不杖者蓋婦人
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禮箋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
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
女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
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
杖矣又曰女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在室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
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
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眾婦人君之
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
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
經意胡氏培輩儀禮正義云此傳鄭無注細釋傳意自以臆

人婦人爲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問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子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子沈子曰疏齊氏召南考證云穀梁引沈也賈孔之說失之

子但非穀梁家師故不冠以子字耳

喪禮於國疏注定昭至於國○俞氏樾公羊平議云定昭公之

五帝紀定作正國語齊語正卒伍漢書刑法志正作定並其

證也正君乎國卽所謂正棺於兩楹之間上文云正棺於兩

楹之間然後卽位說其事也此引兩楹之問曰定君乎國然後

卽位說其理也穀梁傳曰何爲成辰之日然後卽位也正君

乎國然後卽位也沈子曰正棺乎兩楹之間然後卽位也與

此傳文雖互異而義實相同蓋惟正君乎國卽是正棺於兩

楹之間故以正君乎國爲沈子之言可也以正棺於兩楹之

間爲沈子之言亦可也古經師口授但求大旨之無乖不斤

斤於字句間也孔氏通義不據穀梁傳讀定爲正而自爲之

說曰季氏立定公之謀至戊辰然後定國謂穀梁傳與此相

反弟子乖其師說

然後即位

疏

通義云此後師別自爲說謂

如此失之甚矣

然後即位云正君乎國然後即位也沈子曰正棺乎

兩楹之間然後即位也均稱沈子語而與此傳正相反弟子

乖其師說如此按孔氏非是何注明云定昭公之喪禮於國

即穀梁所引沈子曰正棺于兩楹之間也定卽正義俞氏之

說當矣昭公之喪既正卽於殯前行卽即位不曰此何以日

位禮稱君與天子大斂後稱王同也卽即位不曰此何以日

注據卽位皆不日錄乎內也注內事詳錄善得五日變禮或

說危不得以踰年正月卽位故曰主書者重五始也通義云

日者有常月也今而非常故錄之也何言乎有常正始必以

月之朔書曰月正元日是也注內事至變禮○繁露天道

施云近者詳遠者略故內事詳錄也舊疏云書月所以得變

禮者癸亥之日公喪乃至戊辰之日然後君卽位象五日殯

訖卽位之禮故錄日以明之言其變而合禮矣杜云定公不

得以正月卽位失其時故詳而日之亦謂失卽位之常日也

按此書日似兼有二義也○注或說至故日○穀梁傳內之

大事日卽位君之大事也其不日何也以年決者不以日決

也此則其日何也著之也何善焉踰年卽位厲也注厲危也

公喪在外踰年六月乃得卽位危故日之○注主書至始也

○左傳疏引春秋緯稱黃帝坐於扈闕鳳皇銜書至帝前其中得五始之文又云說公羊者元者氣之始春者四時之始王者受命之始正月者政教之始公即位者一國之始即此也禮記中庸云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鄭注聖人制作其德配天地如此唯五始可以當焉禮記疏引合誠圖云黃帝立五始制以天道又引元命包云諸侯不上奉王之正則不得即位正不由王出不得爲正王不承於天以制號令則無法天不得正其元則不能成其化也是則五始者元年也春也王也正月也公也無正月者微辭也解詁箋云本例應追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如樹宣之文因定哀多微辭故小變其例從其實即位之日書之則翼文顯而微矣傳所云主人習其讓而問其侮則未知已之有罪焉爾其說是也

秋七月癸巳葬我君昭公疏

包氏慎言云七月有癸巳月之二十四日

九月大雩注

定公得立尤喜而不恤民之應

立煬宮

煬宮者何注

据十二公無煬公煬公之宮也注春秋前煬公

疏注春秋前煬公也。杜云煬公伯禽子也。魯世家魯公伯禽卒子考公蒍立。考公四年卒立弟熙。是謂煬公。左

法好內息政曰煬煬公伯禽子世本世家文祭法鄭注
魯易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宣公已為邕而季氏請之

魯煬公伯禽之子也至昭公定公久已爲鬼而季氏禱之立其宮則鬼之主在桃明矣疏引世本煬公伯禽立皆可

立者何

者不宜立也疏穀梁傳立者不宜立者也杜云其廟已毀季氏禘之而立其宮書以譏之公穀無季

立煬宮非禮也注不日嫌得禮故

皆在親盡不宜立者也正煇宮三廟七注曰姑行祔在

問立也不曰者所見之世譚深便若比武宮慈愈換不曰

也注言此者正以六年已有此傳今復發之故解云爾按舊疏云春秋之例失禮於宗廟例書曰故此不曰蠲得禘

四年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傅云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
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傅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

六年春二月辛巳立武宮傳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晉
纂發例書月者大國纂例也立武宮書日爲失禮立宮發

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不發傳從立晉例可知也

不日與立武宮曰異故復發傳聞嫌爲得勝也故也
不日至不日○舊疏云例既書日而不日者正以常所見

世故也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與回

世故也二十三年秋丹桂宮罷江失廟宗廟例與此
進者蓋失禮於鬼神例日故隱五年初獻六羽下何氏云

失禮宗廟例日是也若失禮修營宗廟則例書時卽莊二十三年秋丹桓宮楹注失禮宗廟例時也莊二十四年刻桓宮桷書月者注云功重於丹楹是也若其失禮始造宗廟者桷書日卽成六年春王二月辛巳立武宮是也所以然者刻桷功重於丹楹猶變例書月況始造宗廟爲費實深甯不日乎通義云昭公之世季孫隱如禱于楊公今立其宮以報之趙汭曰立楊宮不日明事出叛臣又與立武宮不同也按趙氏牽涉左氏孔氏何爲從之楊宮是否季氏所立本傳無文然親盡之廟非所宜立與武宮同而日不日殊其爲所見世所聞世之別明甚定哀多微辭諱之愈甚譏之愈深也

冬十月實霜殺菽

菽疏

差繆略云叔公羊作菽趙氏坦春秋異文箋云唐石經左氏初刻作叔磨改作菽石

經穀梁作菽左傳釋文正作叔云本或作菽說文作未校勘記監本冬字空缺

何以書記異也注菽大豆時猶殺菽不殺他物故爲異疏注

大豆○詩小雅采菽云采采宋菽箋菽大豆也左傳成十八

年云不能辨菽麥注菽大豆也左傳此經疏云菽者大豆之

苗又是耐霜之穀五行志注師古曰菽大豆也○注時猶至

爲異○校勘記云國監毛本同誤也郭本猶作獨解云知獨

殺菽不殺他物者當據以訂正按紹熙本猶亦作獨舊疏云

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傳云記災也卽桓元

年秋大水傳云何以書記災也彼注云災傷二穀以上是也此則但傷一穀既不成災故謂之異穀梁傳未可以殺而殺舉重注舉殺豆則殺草可知可殺而不殺舉輕注不殺草則不殺菽亦顯倍三十三年隕霜不殺草是也其曰菽舉重也非公此災菽也易爲以異書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羊義此災菽也易爲以異書注據無麥苗以災書疏注據無

○莊七年秋大水無麥苗傳何以書記災也是也舊疏云向解若更殺他物則經直云實霜不舉穀名何故莊七年經云無麥苗者彼傳云一災不書待無麥然後書無苗注水旱螟蟲皆以傷二穀乃書然不舉穀名至麥苗獨書者民食最重故也然則一災不書今此書者示以早當誅季氏故不得不錄也俞氏懋公羊年議以傳文菽爲衍文蓋無麥苗以災書則此實霜殺菽亦當以災書而傳乃曰記異

也故弟子問曰此災也曷爲以異書亦通 異大乎災也注

異者所以爲人戒也重異不重災君子所以貴教化而賤刑

罰也周十月夏八月微霜用事未可殺菽菽者少類爲稼強

季氏象也是時定公喜於得位而不念父讎逐之恥反爲淫

祀立煬宮故天示以當早誅季氏疏

注異者至罰也○隱三年傳注云異者非常可

怪先事而至者隱五年注云災者有害於人物隨事而至者
是則先事而至人君可以爲戒若其變改則不害人物若災
則害事已見無及變更故君子重異不重災也故詩疏引洪
範五行傳及鄭駁異義皆云非常曰異害物曰災異爲非常
上天垂象教先乎殺故爲教化災已害物譴罰已及故爲刑
罰也繁露必仁且智云天地之物有不常之變者謂之異小
者謂之災災常先至而異乃隨之災者天之譴也異者天之
威也譴之而不不知乃畏之以威詩云畏天之威始此謂也凡
災異之本蓋生於國家之失國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災
異以譴告之譴告之而不知變乃見怪異以驚駭之驚駭之
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見天意之仁而不欲害人也
謹按災異以見天意天意有欲也有不欲也所欲所不欲者
人內以自省宜有懲於心外以觀其事宜有驗於國故見天
意者之於災異也畏之而不惡也以爲天欲振吾過救吾失
故以此報我也異爲人戒義也五行傳又曰害物爲災不
害物爲異災散於已至異成於未來未來者可追已至者無
及故君子視不害物大於異物也說苑政理云夫化之不變
而後威之威之不變而後脇之脇之不變而後刑之夫至于
刑者則非土者之所得已也是以聖王先德教而後刑罰○
注周十至殺菽○說文未豆也荅小豆也惟南子墜形訓菽
夏生冬死農桑輯要引四民月令云杏花盛桑椹赤可種大
豆四月時雨降可種大小豆又引紀勝之書曰三月榆莢時

有兩高田可種大豆夏至後二十日當可種則種菽有早晚
南方早者六月可穫晚者亦至冬令也詩小雅小明云歲聿
云莫采蕭穫菽是夏正之入月非穫菽時而爲微霜所殺故
爲異也○性菽者至象也○舊疏云菽爲第三之稱故爲少
類季氏於叔孟爲弟亦是少之義故得爲其象菽雖第三爲
象也按說文未象豆生之形未於五穀中莖植最低故叔季
之字从艹廣雅釋詁叔少也古多聲義相兼也故菽亦作叔
禮記檀弓啜菽飲水盡其歡三公山碑叔栗如火是也古微
書春秋考異郵云菽者稼最強五行志云菽草之難殺者也
又引董仲舒說亦云菽草之彊者也○注是時至季氏○五
行志中之下云定公元年十月隕霜殺菽劉向以爲周十月
今八月也消卦爲觀陰氣未至君位而殺誅罰不由君出在
臣下之象也是時季氏逐昭公死于外定公得立故天見災
以視公也釐公三十二年隕霜不殺草爲嗣君微失秉事之
象也其後卒在臣下則災爲之生矣異故言草災故言菽重
殺菽一曰菽草之難殺者也言殺菽知草皆死也言不殺草
知菽亦不死也木穀梁爲說志又云董仲舒以爲菽草之彊
者天戒若曰加誅於彊臣言菽以微見季氏之罰也何氏之
意本此韓非子七術篇必罰云故仲尼說隕霜而殷法刑棄
灰注仲尼對哀公言隕霜不殺草則以宜殺而不殺故也按
韓非當斥此言霜殺菽言故下云魯哀公問於仲尼曰春秋

之記曰冬十二月賈霜不殺殺何爲記此仲尼對曰此言可以殺而不殺也夫宜殺而不殺桃李冬實天失道草木猶犯干之而況於人君乎御覽引考異郵云定公卽位頃霜不殺菽菽者稼最強季氏之萌惠氏士奇春秋說云吳嘉禾三年九月頃霜殺穀說者謂誅罰不中君出政在臣下是時呂壹專作威福與漢元帝石顯用事永光元年九月頃霜殺稼同應定元年十月乃夏之八月而頃霜殺菽較漢吳在九月更早一月而菽乃殺之尤勁者而能殺之則稼與菽更不足言矣蓋石邑後皆復誅而魯自襄昭以後三家四分公室定公受國季氏爲寄食之君其後哀公客死於外故當定卽位之後夏之八月卽有頃霜之異君弱臣強之象也舊疏云何氏以爲定公者昭公之子與賈服異旣爲昭公之子而喜於得位者正以父見放逐葬於乾侯讐人秉政有年歲矣忘其恥辱欲求福於淫祀天怪其所爲故示之戒也又引舊疏云定公爲昭公弟立非其次是以喜之而謂昭公爲父者臣子一例故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千二百五十六終

子汝恭校字
常熟邵元晉參校